

石黑一雄作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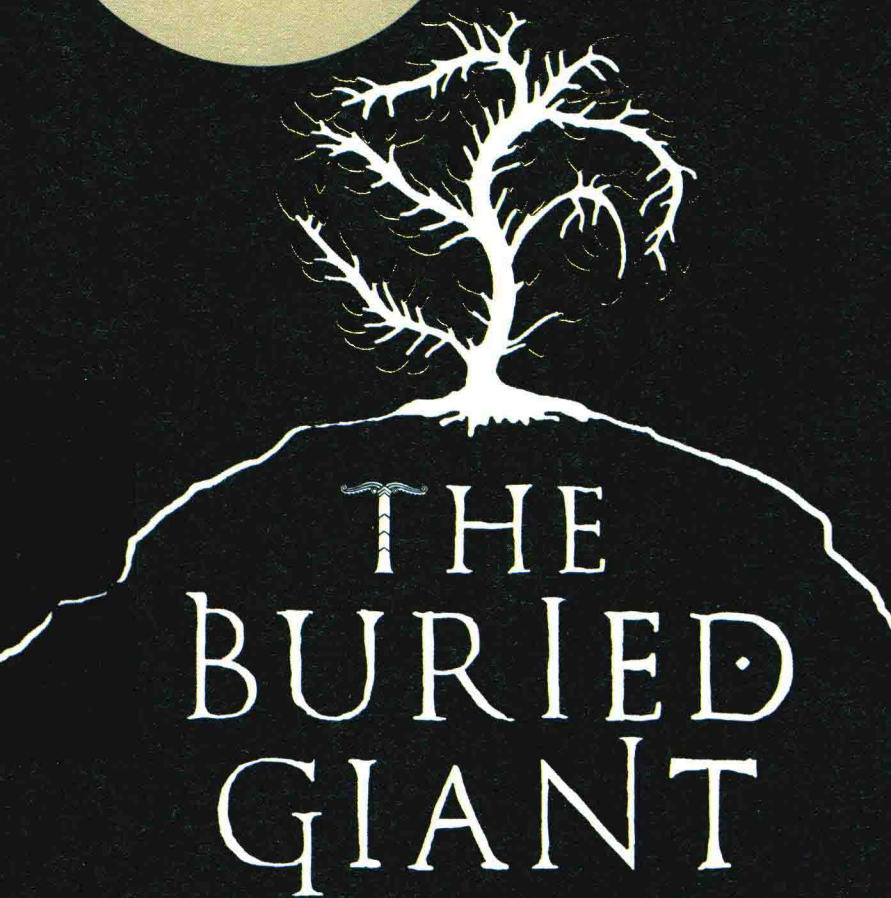
Kazuo Ishiguro

周小进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The Buried Giant

被掩埋的巨人



The Buried Giant

被掩埋的巨人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被掩埋的巨人/(英) 石黑一雄著;周小进译. —上海:

上海译文出版社,2016.1

(石黑一雄作品系列)

ISBN 978-7-5327-7024-3

I. ①被… II. ①石… ②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英

国-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167220 号

Kazuo Ishiguro

THE BURIED GIANT

Copyright © 2015 by Kazuo Ishiguro 2015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6

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字: 09-2014-839 号

被掩埋的巨人

[英] 石黑一雄/著 周小进/译

责任编辑/宋金 装帧设计/张志全工作室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

网址: www.yiwen.com.cn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o

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10.5 插页 5 字数 185,000

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,001—8,000 册

ISBN 978-7-5327-7024-3/I·4254

定价: 39.00 元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,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、摘编或复制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。T: 0571-85155604

第一部

第一章

要找到后来令英格兰闻名的那种曲折小道和静谧草场，你可能要花很长时间。目之所及，尽是荒无人烟的土地；山岩嶙峋，荒野萧瑟，偶尔会有人工开凿的粗糙小路。罗马人留下来的大道，那时候大多已经损毁，或者长满杂草野树，没入了荒野。河流沼泽上，压着冰冷的雾气，正适合仍在这片土地上活动的食人兽^①。住在附近的人们——什么样的绝境使他们到这种阴冷的地方安家呢——很可能畏惧这些巨兽，它们粗重的喘气声很远就能听到，过一会儿雾气中才会显露出它们丑陋的躯体。但是，这些怪兽不会令人诧异。那时人们应该把食人兽当成日常的危险，何况还有很多要担心的事情。怎样从坚硬的土地上获取食物；怎样避免柴火烧完；怎样阻止一天能杀死十几头猪、让孩子脸颊上长出绿色皮疹的那种疾病。

反正食人兽不算太坏，只要别去激怒它们。不过事实还是必须接受：不时会有一个家伙，或许是和同类发生了争执，跌跌撞撞闯进某个村庄，发着可怕的怒火，人们叫喊着，挥舞着武器，但它全不理会，横冲直闯，躲闪不及的都要受伤。或者，不时会有食人兽把某个孩子抓到迷雾里。对于这种灾害，当时的人们只好看得超脱一点。

在一片大沼泽附近，就有这么一块地方，坐落在嶙峋的山峦投下的阴影之中。这儿住着一对年老的夫妇，男的叫埃克索，女的叫比特丽丝。也许这不是他们准确的名字，也不是全名，但为了方便起见，我们就这么称呼他们吧。我本来想说，这对夫妇过着“孤独”的生活，但根据我们对这个词的理解，那时候没有人是“孤独”的。为了取暖和安全，村民们生活在室内，住的地方多从山腰挖进去，深入山腹，有地下通道和走廊相互连通。我们这对老夫妇，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大巢穴里，算不上是“建筑”吧，和大约六十位村民住在一起。如果你离开他们的巢穴，沿着山脚走二十分钟，应该就会看到第二个村庄，在你眼里，和第一个没什么不同。但对村民自己来说，肯定有很多细微的差别，有的让他们骄傲，有的让他们羞愧。

我无意让人觉得，那时候的英国就只有这些东西，以为当辉煌的文明在世界其他地方蓬勃发展之时，我们这儿的人还刚刚走出铁器时代。假使你能够在乡间漫游，定会遇到有音乐、美食和高超竞技技巧的城堡，或者有饱学之士的修道院。问题是没法到处旅行。就算有一匹强健的马，天气晴好，一连走上好几天，你也可能看不到绿林中露出城堡或修道院来。你碰到的很可能都是我刚刚描述过的这种村落；而且，除非随身携带食品或衣物作为礼品，或配备令人生畏的武器，否则未必会受到欢迎。很遗憾我描绘了当时我们国家的这么一幅景象，但事实就是这样。

回头说说埃克索和比特丽丝吧。我说过，这对年老的夫妇

① 食人兽(Ogre)，西方民间传说中的一种巨大、丑陋、凶残的类人妖怪，又译作“食人魔”。

住在巢穴的外围，住所受自然的侵袭较多，大家晚上聚集的“大室”中烧着火堆，但他们几乎享受不到。以前某个时候，他们也许曾住在火堆附近——和孩子们住在一起的时候。实际上，浮现在埃克索脑海中的正是这个念头。这是黎明前那段空寂的时光，他躺在床上，妻子在身旁酣睡，一种莫名的失落感噬咬着他的心，让他无法再次入睡。

也许，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这天夜里，埃克索干脆下了床，悄悄溜到屋外，在巢穴入口旁那条破旧的板凳上坐下，等候着晨曦的来临。这时候是春天，但空气仍然刺骨，虽然埃克索出来的时候，随手拿起了比特丽丝的斗篷披在身上。不过，他一直沉浸在思绪之中，等他意识到冷的时候，天上几乎都没了星星，一片亮光从地平线上蔓延开来，昏暗中传来第一声鸟鸣。

他缓缓站起身，心里后悔在外面待得太久。他身体健康，但上次发烧花了挺长时间才恢复，他可不想又发起热来。现在他能感受到腿部的湿气，不过转身进屋的时候，他感觉很满足：因为几件在记忆中躲藏了许久的事情，今天早晨他终于想起来了。而且，他现在觉得某个重大决定快要在他脑中成形了，一个推迟了太久的决定，所以心里颇为兴奋，急着要与妻子分享。

屋内，巢穴里的通道仍旧漆黑一团，他只好摸索着走过那一小段路，回到住处。巢穴内所谓的“门”，大多不过是个拱廊，算是进入住处的标记。这种开放的布局，村民们不会认为有碍隐私，反而有利于房间保暖，大火堆或巢穴里许可的其他小火堆的暖气能通过通道传来。然而，埃克索和比特丽丝的房间远离火堆，倒有一扇真正的门，一个木头做的大框，上面纵

横交错地绑着小树枝、蓊条和藤萝，要把它们撩到一边才能进出，但能挡住寒风。这扇门埃克索宁愿不要，但时日久了，门已经成为令比特丽丝颇感骄傲的物品。回家的时候，他常常发现妻子正在摘掉门上已经枯萎的藤蔓，换上她白天采摘来的新枝。

这天早晨，埃克索把门帘撩开一点点，刚好能让自己进屋，小心翼翼不吵醒妻子。晨曦透过外墙上的细缝渗入屋内。他能隐约看到自己的手，干草皮铺成的床上，比特丽丝盖着厚厚的毯子，还在沉睡。

他想喊醒妻子。因为心里有个声音告诉他，此时此刻，如果妻子醒着、与他说话，他和那个决定之间无论还有什么阻碍，都会瞬间瓦解。可时候还早，要等一会儿村民们才会起床，开始一天的劳作，于是他在房间角落里那张矮凳上坐下来，身上仍旧紧紧裹着妻子的斗篷。

他心想，不知道今天早上的雾有多重，天光渐亮，也许等会儿能看到雾从墙壁缝隙里渗入房间。接着，他的思绪又飘离了这些事情，回到他此前一直考虑的问题上。他们一直是这么生活的吗，就两个人，住在村子的边缘？抑或以前情况不是这样？刚才，在屋外，他回想起了以前的一些片段：那是个短暂的时刻，他走在巢穴中央长长的过道上，一条胳膊挽着自己的一个孩子，走路时微微弓着身，不是因为像现在这样上了年纪，而是不希望脑袋在昏暗中撞上屋梁。当时孩子可能在跟他说话，讲了什么好笑的事，两人都在大笑。可是现在呢，和之前在外面的时候一样，他脑子里一片模糊，越集中精力，那些片段似乎就越不清晰。也许这一切都是个老傻瓜的想象。也许上帝从来没有赐予他们孩子。

你可能会想，埃克索为什么不去找其他村民帮助他回忆往事呢？但这可能不像你想得这么容易。因为在这个群体中，人们很少谈论过去。我倒不是说这是什么禁忌。我是说，过去消失在一片迷雾之中，就像沼泽地上的雾气一样。这些村民就从没想过要去回想往事——哪怕是刚刚过去的事情。

举个例子吧。有件事已经让埃克索心烦了很长时间：他肯定，不久前村子里有个女人，长长的红色头发——大家认为这个女人对村庄很重要。有人受了伤或生了病，大家就立即去请这个红头发的女人，她有高超的治疗技能。可是，现在哪儿也找不到这个女人，好像也没人去想这是怎么回事，她不在了，都没人表示遗憾。有天上午，埃克索和三个邻居一起挖开霜冻的土地时，提起过这件事情，从他们的反应来看，他们是真的不明白他在说什么。其中一位还停下手中的农活，努力回想，但最后还是摇了摇头。“肯定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，”他说。

一天晚上，他跟比特丽丝提起这事。“我也不记得这个女人，”比特丽丝说。“也许你是出于自己的需要，想出了这么个女的，埃克索，虽然你身旁已经有个妻子了，腰板比你自己还直呢。”

这是去年秋天什么时候的事情，当时周围一片黑暗，两人并肩躺在床上，听着外面雨打房屋的声音。

“我的公主，这么多年你的确一点儿也没老，”埃克索说道。“但这个女人不是我想象出来的，只要花点时间想一想，你自己也会记起来。一个月前，她就在我家门口，友好地询问我们，需不需要她带点什么东西来。你肯定还记得吧。”

“可她为什么要给我们带东西呢？她是我们的亲戚吗？”

“我想不是亲戚，公主。她就是好心帮忙。你肯定记得吧。她常到门口来，问我们冷不冷、饿不饿。”

“埃克索，我想问的是，她为什么要单单把我们挑出来，要帮我们的忙？”

“当时我也感到疑惑，公主。我还记得，当时我想，这个女人专门照顾病人，可我们两人和村里其他人一样健康啊。难道有消息说要发瘟疫了，所以她来看看我们？可结果呢，没有瘟疫，她就是好心帮忙。现在我们谈起了她，我就能回想起更多事情了。她就站在那儿，跟我们说，孩子们骂我们，不用去理会。就这样。后来我们就没见过她了。”

“埃克索啊，这个红头发的女人是您凭空想出来的，而且她还是个傻瓜，竟然去担心几个孩子的游戏。”

“我当时正是这么想的，公主。孩子们哪能伤害到我们呢，不过是外面天气不好，他们找点乐子而已。我跟她说，我们根本就没想过这事，可她终究还是好心。现在我想起来了，她还说，我们晚上没有蜡烛，是个遗憾。”

“如果这家伙同情我们没有蜡烛的话，”比特丽丝说道，“那她至少弄对了一件事情。这是对我们的侮辱，我们的手和其他人一样稳，却禁止我们在这样的晚上用蜡烛。别人的屋子里点着蜡烛，他们喝多了苹果酒，都醉得不省人事，要不就是一大堆孩子乱跑。他们拿的是我们的蜡烛，现在你就在我身边，埃克索，可我却几乎看不见你的身体。”

“公主啊，这不是有意要侮辱我们。事情一直就是这样罢了，没别的。”

“对了，拿走我们蜡烛这件事，不是只有你想出来的这个女人觉得奇怪。昨天，也许是前天吧，我在河边，从那些女人

旁边经过，她们以为我走远了，听不见她们说话，但我肯定我听得明白，她们说，像我们这样正直的夫妻，每天晚上只能摸黑坐着，真是件不光彩的事情。所以呢，这样想的可不仅仅只有你想象出来的这个女人。”

“我的公主，我不是一直跟你说嘛，这不是我想象出来的女人。一个月前，这儿所有人都认识她，都讲她的好话。可现在每个人，包括你，都不记得有过这么个人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”

这个春天的早晨，埃克索回想着这段谈话，觉得自己几乎可以承认，关于红头发女人的事情，是自己弄错了。他毕竟上了年纪，偶尔会犯糊涂。但是，让人困惑的类似情景还有很多，红头发女人不过是其中一个而已。让人丧气的是，他一下子想不起来那么多的例子，但例子数不胜数，这一点他确信无疑。比如，跟玛塔有关的那件事情。

玛塔是个九岁或十岁的小姑娘，大家都知道她胆子大。孩子们到处乱跑会有危险，可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都不能打消她对冒险的喜爱。那天傍晚，离天黑不到一小时，雾气已经聚起，山坡上传来狼的嚎叫声，这时候有消息说玛塔不见了，每个人都警觉地停下了手中的活儿。接下来不长的时间内，巢穴里到处都是呼喊她的声音，脚步声在通道里来来回回，村民们搜索了所有睡室、储物洞、椽子下方的空隙，寻遍了孩子找乐子的一切藏身之地。

在这慌乱之中，两名牧羊人从山坡上值勤归来，回到“大室”中，挨着火堆烤火。这时候，其中一位牧羊人说，头天他们看到一只金鹰在头顶盘旋，一圈、两圈，然后又绕了一圈。绝对没错，他说，那就是金鹰。消息很快在巢穴中传开去，不

久火堆四周便围了一群人，听牧羊人讲故事。连埃克索也匆忙赶了过来，因为金鹰在这个地区出现，可是真正的新闻。金鹰有很多能力，其中一项是能够吓走狼群，据说在别的地方，因为这些大鸟，狼已经全部消失了。

一开始，人们迫切地盘问两位牧羊人，要他们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这个故事。接着听众慢慢开始怀疑起来。有人指出，此前有多次类似的说法，可最后都没有依据。另一个人说，这两个牧羊人头一年春天讲过一模一样的故事，可后来再也没有人见到过他们说的金鹰。两位牧羊人愤怒地说，之前没有报告过，不久人群分成两派，一派站在牧羊人那边，一派则自称记得头一年发生过类似的情况。

就在争吵越来越激烈的时候，埃克索发现，自己又有了那熟悉的感觉：什么地方不对劲。他离开推搡着、叫嚷着的人群，走到外面，盯着渐暗下去的天空和地面上滚滚而过的迷雾。过了一会儿，各种碎片开始在他脑海里拼合起来：走失的玛塔、可能的危险、不久前大家都还在找她等等。但这些回忆已经开始模糊，就像醒来之后那几秒钟里回想的梦。人们仍在争论着金鹰的事情，声音从他身后传来，他拼命集中精力，才能抓住小玛塔这个念头。他就这样站在那儿，却突然听到一个女孩自顾自唱歌的声音，看到玛塔从迷雾里走出来，出现在他眼前。

“孩子啊，你可真是个奇怪的家伙，”玛塔蹦蹦跳跳走上来时，埃克索对她说。“你难道不害怕黑暗吗？不怕狼和食人兽？”

“噢，我害怕它们啊，先生，”她笑着说道。“可我知道怎么躲开它们。希望我父母没找我。上个星期我真被揍得

够呛。”

“找你？他们当然找你了。整个村子不都在找你吗？听听里面的吵闹声吧。那都是为了你啊，孩子。”

玛塔笑出声来，说道：“行了吧，先生！他们没有想我，我知道。我也能听到，他们可不是为我吵。”

她一说，埃克索就想起来，女孩的话当然是对的：里面的声音根本不是为她争吵，他们吵的完全是另外一件事情。他朝通道那边侧侧身，听得清楚一些，里面的声音大起来，他不时能听到只言片语，于是慢慢回想起牧羊人和金鹰的事情。他正在想是不是该跟玛塔解释一下，玛塔却突然从他身旁跳过去，进了屋。

他跟在后面，也进了屋，以为她一出现，大家肯定会感到欣慰、高兴。而且说实话，他心里也想过，和她一起走进来，自己多少也能得到一点儿功劳。可是，他们走进“大室”的时候，村民们还在聚精会神地争论着牧羊人的事情，只有几个人朝他们这边望了一眼。玛塔的母亲倒是从人群里跑出来，还跟她说了句话：“你在这儿啊！别这样乱跑！要跟你说多少次？”然后她的注意力又回到火堆旁的争论上去了。这时候玛塔冲埃克索做了个鬼脸，好像是说：“你看，我说的没错吧？”然后她消失在暗处，找她的伙伴去了。

屋里已经亮多了。他们俩的屋子在巢穴的外围，朝外开了一扇小窗，不过窗户太高，要站到板凳上才能望到外面。这时候窗户上盖了一块布，但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还是从一个角透进来，在比特丽丝静卧之处的上方形成一道光柱。埃克索看到，光柱里似乎有一只虫子，在妻子脑袋上方的空气中盘旋。他随即意识到，那是一只蜘蛛，吊在一根看不见的垂直蛛丝上，就

在他看的时候，蜘蛛开始向下滑动。埃克索悄无声息地站起身来，走到小屋子的另一侧，一只手从熟睡的妻子上方扫过，把蜘蛛抓住了。他站了一会儿，低头看着妻子。她熟睡的时候，脸上平静祥和，这种表情现在在她醒的时候已经难得一见了，这一幕让他突然有一种幸福感，他自己也觉得意外。这一刻，他知道自己已经做了决定，他又一次想唤醒妻子，跟她说这个消息。但他明白这会是个自私的行动，而且，他怎么能肯定妻子会有什么反应呢？最后，他静静地回到了凳子旁，坐下的时候，他想起那只蜘蛛来，缓缓摊开了手掌。

之前坐在外面的凳子上等待天亮的时候，他曾努力回想，自己和比特丽丝当初是怎么谈起出远门的念头的。当时他想，他能回忆起某个晚上两人就在这间屋里谈过一次，可是现在呢，看着蜘蛛在手掌边缘跑了一圈，落在泥土地面上，他突然感到很确定：第一次提及这个话题，就是穿黑色破布的陌生人经过村庄的那一天。

那是个灰蒙蒙的上午——难道已经是去年十一月的事情了？——埃克索正沿着河边一条垂柳匝地的小路大步往前走。他从地里回来，匆匆忙忙赶回巢穴，可能是回去拿工具，或是工头下了新的命令。这时，右边的灌木丛里突然传来一阵响亮的人声，他停下脚步。他第一个念头是来了食人兽，迅速在周围搜寻石头或木棒。随即他意识到，说话的声音——都是女的——虽然愤怒、激动，却没有食人兽袭击时的那种恐慌。不过，他还是坚定地穿过一排刺柏丛，来到一片空地上，看见五个女人紧紧站在一起——谈不上青春年少，不过也都是生儿女的年纪。她们背对着他，仍然在冲远处的什么东西叫喊着。他都快走到跟前了，其中一个女人才惊讶地注意到了他，接着

其他女人也都转过身来，有些傲慢地打量着他。

“哎呀呀，”其中一位说道。“是巧合吧，也许不仅仅是巧合呢。她丈夫来啦，也许能让她明白点儿。”

最先看到他的那个女人说：“我们让你妻子不要去，可她不听。她坚持要给那个陌生人送吃的，那很可能是个魔鬼，要不就是乔装改扮的什么妖精。”

“我妻子有危险吗？女士们，请你们把事情讲清楚。”

“有个奇怪的女人，一上午都在我们这儿晃来晃去，”另一个女人说。“头发披到背上，穿着黑色破布做的斗篷。她自称是撒克逊人，可穿着和我们见过的撒克逊人都不一样。我们在河岸上洗东西的时候，她打算从我们身后悄悄爬上来，不过我们及时发现，把她赶走了。但她一直回来，有时候好像因为什么事情很伤心，有时候又找我们要吃的。现在我们觉得，先生啊，那时候她一直在冲你妻子施咒，因为比特丽丝一定要往魔鬼那儿跑，今天上午就已经两次了，我们只好拽住她的胳膊。现在她把我们都赶开，跑到老刺树那儿去了，现在魔鬼就坐在那儿等着呢。先生，我们尽力拦她，可她身上肯定有魔鬼的力量，像你妻子这么瘦、这么老的女人，不可能有那么大力气。”

“老刺树……”

“她刚刚才出发，先生。可那一定是魔鬼，你要是去追她的话，要当心啊，别摔跤，要是被毒蓟草划伤，可好不了。”

埃克索努力不在这些女人面前流露出自己的厌烦。他礼貌地说，“非常感谢，女士们。我现在去看看我妻子要干什么。告辞。”

“老刺树”指的是一棵真正的山楂树，似乎直接长在一处

高坡的岩石上，离巢穴只有几步之遥；不过，在我们的村民们看来，老刺树也是一个看美景的好去处。如果天气晴朗，风也不大，那可是打发时光的好地方。从脚下到河边的土地一览无余，能一直看到河湾和更远处的沼泽。星期天，孩子们常常在盘根错节的树根间玩耍，有时候还敢从高坡那头直接跳下去——那实际上只是个缓坡，孩子们不会受伤，只会像木桶一样顺着草坡滚下去。但是，如果是这样的上午，大人孩子都忙自己的事情，那儿就没人了，因此，埃克索穿过迷雾上坡时，看到只有两个女人，并不感到奇怪。两人的身形映在背后白色的天空上，几乎成了剪影。那个陌生人坐在那儿，背靠着岩石，穿着果然奇怪。至少从远处看，她的斗篷是用很多块布片缝起来的，在风里呼呼扇动，让她看起来像一只要飞起来的大鸟。比特丽丝在她身旁——还站着，低着头——显得娇小脆弱。两人正在急切地交谈，看到埃克索从坡下走来，两人停止了谈话，看着他。比特丽丝来到高坡的边缘朝下喊：

“就在那儿停下来，丈夫，不要往前走了！我过来。但你不要爬上来打扰这位可怜的女士，现在她总算能歇歇脚、吃点昨天的面包了。”

埃克索按妻子的要求等着，不久看到妻子沿着长长的田间道路，来到他站立的地方。她径直来到他跟前，用低低的声音说话，显然是担心他们的谈话会随风飘进陌生人的耳朵：

“那些愚蠢的女人让你来找我的吗，丈夫？我在她们那个年纪的时候，我敢肯定，充满恐惧和愚蠢信仰的是那些年纪大的，她们以为每块石头上都有魔咒，每只野猫都是邪恶的鬼魂。可现在我自己上了年纪，却发现相信这些的都是年轻人，好像他们从不知道主已经允诺一直与我们同在一样。看看那可